

無論是誰，只要來到這個世界，就別想活著回去！

公元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晚上十一點五十分，八十九歲的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腳下的士林官邸離開人世，他死在了山邊。走的時候，一年一度的清明節還有幾分鐘就要到來。原本好好的天氣，突然電閃雷鳴，接著傾盆大雨，氣勢令人驚悸。

大家希望他能多活一天，便將他的死期宣布為五日凌晨（亦有人堅持說蔣介石就是五日去世的）。三小時後，台灣各電視台插入了一個黑色插播卡，上面是一排赫然醒目的白字：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訃告：

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布：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裁蔣介石先生，因心臟病猝發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，經搶救無效，不幸崩殂。終壽八十九歲……」

蔣介石死後的一個月為「中華民國國喪期」。他的遺體經防腐處理，安放在一只銅棺中，然後用黑色大理石棺槨罩著，棺前豎著十字架。

兩年前他曾對家人有交代：「我死後，將靈柩暫厝慈湖，那裡風景好，很像我們奉化老家。」他也曾傷感地對部下說：

「我把你們從大陸帶出來，一個心願就是想再把你們帶回去。」如今這個心願，他永遠也無法實現了，因為他自己至今也沒能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故鄉。

蔣介石的遺囑只有不到三百字，這與他動輒幾千字的長文相比，微不足道。與孫中山一樣，遺囑也是別人起草後他同意的：

「余自束髮以來，即追隨總理革命，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，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、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。近二十餘年來，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，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勢力展開政治作戰。反共復國大業，方期日新月盛，全國軍民、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。務望一致精誠團結，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，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，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，而中正之精神，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。實踐三民主義，光復大陸國土，復興民族文化，堅守民主陣容，為余畢生之志事。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，惟願愈益堅此百忍、奮勵自強，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，絕不中止！矢勤矢勇，毋怠毋忽。」

在公開發表的遺囑中，有「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」字樣，但後據考證，包括當時在現場的侍從副官翁元回憶，遺囑是蔣介石逝世後幾小時內由「總統府」秘書秦孝儀寫的，按宋美齡要求加上了「耶穌基督」的內容。而宋家三小姐得以善終，活了一百零六歲，直到公元二〇〇三年才在美國逝世。

據蔣介石的御醫熊丸回憶，老先生去世前幾天，反覆讓一位羅姓女護士讀北宋名人黃庭堅

的〈清明〉詩：

「佳節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塚只生愁，雷驚天地龍蛇蟄，雨足郊原草木柔；人乞祭餘驕妾婦，士甘焚死不公侯，賢愚千載知誰是，滿眼蓬蒿共一丘。」

這是他在捉摸人生的價值，還是他終於明白了人生？

兩天後，大陸的黨報《人民日報》發了一條新聞，題目只有五個字：「蔣介石死了」。

據有人回憶，四月五日，身處杭州的毛澤東在床上聽了一天的哀樂。那一天，他失去了一個彼此惺惺相惜的對手。他們鬥了半個世紀，並在晚年有久分必合、和好的跡象……

蔣介石是幸運的，生前做了三件大事都做成了：完成北伐；領導抗日；子繼父業。他去世後，台灣舉行為期一個月的「國喪」，全體公職人員一律素服黑紗。移靈時，全台降旗鳴炮，並禁屠三天，有兩百多萬人沿途跪拜迎送。

順利接班的兒子蔣經國卻有自己的主張。雖為孝子的他在並不長的執政時間裡，走了與他老子不同的「治國」之路，把黨軍變成了真正的「國軍」，由此開創台灣的民主政治格局，台灣經濟也變成亞洲四小龍之一。

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，小蔣口吐鮮血而亡。這一次，大陸表現出隆重的高姿態，發出了被稱為國共兩黨「四十年來第一電」的文章。這便是由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委會發出的電唁，雖然只有五十一個字，但表現出了中共的誠意，接著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發表談話，高度評

價蔣經國。

蔣介石去世後第十八個月，毛澤東因病去世了。那一天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，他在水邊（中南海）逝世。終年八十三歲。

據稱，他在九月八日二十點十分進入昏迷狀態之前，一直在斷斷續續地看書、看文件，而沒有吟誦他珍愛的詩。去世前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我很難受，叫醫生。」

十五個小時後，中共中央、全國人大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，以〈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〉的形式，發布了毛澤東去世的訃告。這篇兩千五百字的訃告充滿頌揚之詞，他半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事均被稱作豐功偉績。只是在最後，把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萬歲」改成了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」。

這是毛澤東的第二份訃告。第一份訃告是一九二九年從莫斯科發出的，原因是俄國人看到一份號外，稱「匪首毛澤東被擊斃於山中」。那份一千多字的訃告認為：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，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。」等到毛澤東真的去世了，正與中國交惡的莫斯科僅在《消息報》倒數第二版底部發了一條小小的新聞。

四十九年前的九月九日（一九二七年），毛澤東躲過了一場必死的災難。而四十九年後的這個九月九日，他走了。

毛澤東去世後，整個大陸為他哀悼一週，停止任何娛樂活動。雖然國喪時間比蔣介石短，

但為他默哀的人數卻超過了蔣幾十倍，據悉約有九億中國人為毛澤東默哀。

在毛澤東去世前，他的兩位一起工作了半個世紀的最重要助手已相繼去世。當年的一月八日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去世。七月六日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去世。而在他去世前四十四天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了一場建國以來最大的突發性災難：離北京不遠的唐山發生了芮氏七點八級的大地震（七月二十八日），二十四萬多人在天翻地覆的頃刻之間死亡了。據毛澤東的護士孟錦雲回憶，天搖地動時，毛澤東很是平靜，他同意天人之間是有感應的。

有相當一段時間，人們在討論毛澤東到底有沒有遺囑？當時媒體上只有一句六個字的話被稱為是他的政治遺囑，這六個字是「按既定方針辦」。後由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華國鋒指出「按既定方針辦」是錯誤的，毛澤東親自寫在紙上給他的六個字是「你辦事，我放心」。

果然，在毛澤東追悼會開過後整整一個月，他的第四任妻子江青與另外三個人——中央副主席王洪文、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、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被中央宣布拘禁審查（實際上，這四人在十月六日晚至七日凌晨就已被抓捕），史稱「粉碎四人幫」。

毫無疑問，毛澤東也是幸運的，他做的三件大事完成了兩件半：建都北京；在朝鮮與越南兩度擊敗世界最強國——美國；發動「文化大革命」。事實上，毛澤東也知道第三件事「擁護的人不多，反對的人不少」。這件事後來被新的黨中央定調為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」。

蔣介石與毛澤東去世後都沒有下葬。一個在台灣桃園縣大溪鎮的慈湖賓館，這裡風光旖旎、美不勝收；一個在北京古老中軸線上的毛澤東紀念堂，四周車水馬龍，透著濃厚政治氣息。

去世後，兩人同時遭遇了冷落期。蔣介石在台灣銅像據說有四萬五千座，平均零點八平方公里就有一座。結果這些銅像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，成了台灣人的燙手山芋，各種姿勢的銅像被人紛紛拋棄，有的面臨回爐煉銅，有的不得不在慈湖安家。

在大陸，毛澤東的雕像以及像章的數量遠遠超過蔣介石。最後，雖有一些保留，但大多數失蹤了……

有一位東洋人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說過：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，一個是蔣介石，一個是魯迅，那半個是毛澤東。說這話時，距離毛澤東的秋收暴動過去了七年。顯然，這位日本人的說法是正確的，只是他把兩個半人的順序搞顛倒了。事實已經告訴我們，在二十世紀，最了解中國的人排名第一位非毛澤東莫屬，蔣介石可以排在第二，魯迅最多能算得上半個。

毛澤東創造了一種古今罕見的學說：農村包圍城市——中國式的社會主義。即把馬克思發明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基礎，動員農民與其他社會分子相結合，建立起一個以共產黨為主、多黨合作的龐大國家。從這一點看，毛澤東超過了秦以後中國的所有執政者。

而蔣介石卻沒有做到。雖然他把中國帶進了統一，使國家的版圖基本定型，但他至死都僅僅是在堅持「一個政黨，一個主義，一個領袖」的抽象概念。在此前提下，其他均可睜一隻眼、

閉一隻眼。如果把他的戰略觀與戰術觀相比較，顯然戰術要強於戰略，而毛澤東正好相反。雖然兩人都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結合在一起，但毛澤東善於把握全局，當然最終贏得天下。

如果梳理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家庭生活，或許有不少東西值得關注。

毛澤東顯然把革命看成是一種生活方式，而且死亡不可避免。他的第二位夫人楊開慧，他的兩個弟弟毛澤民、毛澤覃，他的堂妹毛澤建，他的侄子毛楚雄和他的大兒子毛岸英，先後為革命而犧牲了。如果算上楊開慧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，以及與賀子珍生的幾個孩子，毛家人為他的「革命」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，以致於在他去世時，身邊只有工作人員，而無親人。去世後，毛家的故事雖有些許餘暉，但幾乎已結束了。

蔣介石也強調革命，可他只把革命看成是一種責任。講究細微末節的他，雖然敗在了毛澤東手下，但卻家庭美滿。只有一個患心臟病的哥哥蔣介卿在聽說他被張學良兵諫時嚇死了，其餘都安然無恙。他去世時，周圍兒孫滿堂，符合中國人給親人送終的傳統。蔣家的故事遠未完結，甚至具備迎向朝陽的潛力。

從已經公開的史料看，兩個人各自擁有四個正式配偶。

蔣介石的配偶分別是：毛福梅、姚冶誠、陳潔如、宋美齡。

毛澤東的配偶分別是：羅一秀、楊開慧、賀子珍、江青。

還有一個相同點：兩人的元配夫人都是家長作主，而且他們都不喜歡。不同的是，蔣介石的四位配偶大多相互見過面，而毛澤東的四位配偶彼此從未謀面（也有史料稱：賀子珍與江青在延安的時間有交叉，她們可能見過面）。

蔣介石骨子裡全是倔強，他的忠孝觀和宗教觀使他十分自律，連風紀釦也從來是釦得一絲不苟。堅持寫日記的習慣居然維持了半個多世紀。

毛澤東骨子裡充滿浪漫，他既有與生俱來的反抗精神和懷疑，還能做到隨心所欲。他只在重大轉折或欣喜或悲傷或徬徨時，才以寫詩詞來抒懷。

毛澤東善於團結人，但一生中幾乎沒有至真朋友。他單打獨鬥，靠的是智慧和靈活而不拘一格的行動，這從他的書法演變上便能探知一二，他把自己變成了神。至今，他的巨幅圖像依然掛在新中國的象徵——天安門的正中央，供每日數以萬計的人瞻仰，並日益國際化。

蔣介石卻似乎一切都是從交朋友開始的。他結拜兄弟，拜師授徒，可與他結拜的兄弟結局都不甚理想。最終連追隨他二十年，號稱「總統文膽」、「領袖智囊」的陳布雷也以自殺方式與他長別。這就難怪美國人布賴恩·克羅澤在其撰寫的《蔣介石傳》最後一句話會這樣說：「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。」

可笑的是，在一九四五年十月，毛澤東離開重慶的第三天，蔣介石居然在日記中對他的對手做了這樣的結論：「斷定其人絕無成事之可能，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，任期變動，終不

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。仍以政治方法制之，使之不得不就範也。」

而毛澤東在掌握了與蔣介石談判的資本後，依然在重慶喊出「蔣委員長萬歲」。但這並不妨礙他寫下「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」的弘大詩篇。

蔣介石向來是軍事第一、政治次之、經濟再次之。事實上他把三者的關係運用得不錯。只是當他遇到毛澤東靈活運用的戰略戰術時，他的軍事政治經濟理論全瞎了。

而毛澤東在喊出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」後，便悄悄地把軍事當做工具了，繼而著重經營自己的政治經濟學，針對他的人民提出「打土豪（政治問題），分田地（經濟問題）」，言簡意賅，擲地有聲。

今天，無論人們站在什麼角度來討論有關毛蔣兩人的史實，都幾乎可以達成一個共識：蔣介石與毛澤東把「革命」真正運用到中國大地、運用到中國人民，並創造出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政治神話，是從公元一九二七年開始的。那一年，這兩位相差六歲的男人，幾乎是同時成為串起「中國革命」的經線。而那一年與他們交織在一起的一根根緯線，便是本書中出現過的各色人物……

那一年，蔣介石有起有落且亂中取勝；

那一年，毛澤東審時度勢並死而復生；

那一年，蔣中正迎娶三十歲的宋美齡；
那一年，毛潤之邂逅十八歲的賀子珍；
那一年，汪精衛為重掌大權殫精竭慮；
那一年，國共反目俄國顧問黯然退場；
那一年，宋孔陳三家在官場嶄露頭角；
那一年，南陳北李一個出局一個倒下；
那一年，中華大地鐵血搏殺屍橫遍野；
那一年，大潮湧動社會精英轉變軌跡；
那一年，世界列強選定了各自代理人；
那一年，無數契機使中國經濟露曙光；
那一年，又被稱為「公元一九二七年」。

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——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

一稿於東莞塘廈 亞視學院——塘山 江紡家中

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

二稿於東莞塘廈亞視學院

近兩年來的折磨，終可告一段落。

要離開書中的人物真捨不得。

好在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成了歷史中的領袖人物。

華祥又記

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——三月五日

三稿於南昌塘山 江紡家中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

修改完出版社的二審稿

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

再校改於北京海澱區城華園

